

我的老父亲

■胡剑芳 作者单位:咸安区宣传部

父亲今年74岁,自从6年前母亲去世,父亲就独居在汀泗桥镇梧桐村的乡下。

父亲一生老实憨厚,总说最大的幸福就是遇上了多才能干的母亲。母亲的到来,让当时形同孤儿的父亲有了一个温暖的家。在母亲的坚持下,小学没毕业的父亲送我们兄妹四人上高中读大学,走出了山沟,让村里人投来羡慕的目光,让穷了一辈子被人瞧不起的父亲挺直了腰杆。

也许是留恋乡土,也许是病痛缠身,父亲不想到城里跟儿女住。当病痛来袭时,却不愿拖累我们,总说想早点去天国找母亲,这让我们兄弟几个非常地担心。

父亲,您可知道,我们的血管里流淌着您的血液,母亲没了,我们不能再失去您!

“三三,爸爸胆结石又发了,几天没吃了,又不愿去打针,你们把他弄到城里治治吧!”手机响起,电话那头传来乡下小凌嫂急促的呼叫声。

“十一假期刚打针好了,还带到通山玩都没事,怎么又发作了呢!”我心急如焚,眼泪一下子涌上来了,生怕父亲有不测。恰逢周六,我借来朋友的车,约上大哥回赶。

儿时,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那时家里穷,村里山不多,田也不出物,劳作一年才勉强够一家人的口粮。不仅要维持生计,还得送我们兄妹读书,所以父亲必须到外村卖苦力。

听母亲讲,年轻时的父亲可是块干农活的好把式。每年春上栽秧的时节,忙完自家农活,便外出找活干。由于父亲干活负责任,讲诚信,来找父亲做事的真不少。村里的妇女们讲,只要是父亲耕出来的田平整松软特好栽秧,这源于父亲干活踏实,一亩田下来“三套犁头四套耙”一样不少。

靠山吃山。家住竹乡,从小父亲便学会了劈竹块、扎扫帚、削筷子、做刷锅帚,父亲做出来的产品样样精美,其速度之快,质量之好在方圆百里也算是一绝。

那时,每每临近我们兄妹要交学杂费时,父亲总会带着母亲一起到山上给别人家劈竹块弄钱。长满老茧的手又添新伤,肩上常磨出血印。父亲从不说苦,却反复叮嘱我们:“认真学习哈,别像我没文化,否则一辈子就得替别人干苦力。”

每当我们学习松懈时,就想起父亲的话,仿佛看到他伤痕累累的手,我们个个咬紧牙关,先后都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城里就职。当时哥哥还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上世纪90年代,我们子女专门为他新建一栋“别墅”,也是全村第一幢二层楼房。他常为我们学有所成、自立自强而欣喜。

“到了”,哥哥的一声提醒,把我的思绪拉回现实。走进里屋,见父亲蜷缩在床上,发出阵阵揪心的呻吟声。“爸”,我轻声呼唤着。“嗯,回来啦”,父亲表情痛楚,艰难地应了声。父亲这次结石痛又是米粒未进,人瘦得厉害,脸色发黑暗黄,全身无力。

“别影响你们的工作,这个病又不能开刀,别浪费钱了。”父亲喃喃道。

父亲去年发现胆囊结石,每季度疼痛发作一次,可今年却是月月发,今年都住八次院了,一打针就是十天半月,效果还是一般。

“不行,有病还得治呀,别想多了”,我和哥哥打消父亲的顾虑,扶起父亲上车直奔区人民医院。打针,消炎,止疼,父亲的疼痛总算有了好转。

平时兄弟几个都争着接父亲回家住,这次我执意把父亲留在我家,因为爱人是医生,照顾方便。期间,父亲前列腺炎增生复发,解不出小便,爱人立即到医院买来导尿管用上;由于天气热,我每天为父亲擦背换衣,父亲有点难为情,我总是淡淡一笑,说:“自己的女儿有什么过意不去的,哪有来世的父女。”

尽管悉心照顾着,但父亲胆结石还是时有发作,剧痛难忍,想做手术。于是,我们先后带父亲到省人民医院、市区人民医院和区里有名的结石专科检查,都没有医院愿意接收进行手术治疗,因为父亲有重度阻塞性肺气肿,心脏早博。这个结果让父亲十分沮丧,眼角还噙着泪水。

我爱我的父亲,真希望劳累了一辈子的老人能慢慢好起来。因为有父亲在,乡下那个温暖快乐的家就在,儿时的梦就在。为此,哪怕需要我付出再多也愿意。

古镇茶香

常闻赤壁羊楼洞古镇值得一逛,我不以为然。近日携友同往,确实不虚此行。

到达古镇,已是午后。在阳光的沐浴下,环绕古镇的山峦更显精神,古色古香的宅院愈发妩媚。

古镇位于湘鄂赣三省边陲,明清时期空前繁荣,为中国砖茶之乡,中俄万里茶道源头。因周边万山如羊,街市茶铺楼馆林立,泉洞众多,故名“羊楼洞”。

穿行于弯弯曲曲的古街老巷,倏忽间,从街外的现实世界穿越到街内的明清古韵中,有恍如隔世之感。街面的长条青石,一排排,一串串,一头连着现代,一头连着明清。

小巷的青石保存完好,石缝间冒出小丛的嫩蒿绿草;甚至有些路面还看得出车辙遗痕,那是历代运茶的“鸡公车”将石板碾成的寸余的深槽。主街的青石遭受过日军的炮火,多处都已龟裂,显得碎脆脆。

我满怀虔诚地踩着光滑铮亮的石板道,像是去

寻访一位故人。道两旁挤满双层木吊脚楼和青砖青瓦深宅,房门和柱梁大多呈现灰黑色,墙壁的面灰斑驳不堪。小镇有80多处古店铺、数十处深宅大院,一条长约数里的主街和数条丁字小巷。正是它们,见证了砖茶贸易的兴衰和小镇人事的沉浮。

古镇因茶而兴,因茶而衰。随着茶贸中心的变迁,商铺、住户相继外迁,镇内日渐萧条。如今,无论是乾隆年间的德之氏药铺、咸丰年间的国家税收机构“厘金专局”、光绪年间的邮政局,还是“聚兴顺”、“巨盛川”、“大昌川”、“阜昌”、“义兴”、“三玉川”、“兴隆茂”等古茶庄,早已人去楼空,只遗下裹满灰尘的七尺柜台、滴水无声的几座天井、默默伫立的一片院落……看到这些承载太多繁荣和光荣的招牌,眼前仿佛浮现出昔日人攘攘、车辚辚、马萧萧的情景,还有制茶车间的腾腾热气和挥汗如雨的工人,仿佛闻到满街的砖茶清香。

一缕斜阳,懒懒地投进巷弄。一只黄狗,慢慢地

■姜以钢 作者单位:市水产局

摇着尾巴。我行走在清冷的街,追寻着商贾的脚步。摩挲着“羊楼洞欧亚万里茶道源头”的刻石,久久回味,不忍离去。

一块砖茶,历久弥珍,亦如这古镇,这茶马古道的源头,老而弥坚。古镇的后山上,“观音泉”依旧日夜不息地流淌,泉水如往日般清冽甘甜。山腰的茶坡,如蜿蜒的绿龙,增添了几分奇趣;如起伏的谱线,谱写着古镇茶韵。

岁月轮回,古镇终于迸发新香。古镇外,正在悄然巨变。近年来,当地砖茶加工业走上了复兴之路,“川”字牌、“羊楼洞”牌……恰如老树开新花。近期,第二届中国有机农产品展销会暨中国(青米)砖茶交易会在赤壁市举行,赤壁砖茶正在走向全国,走出国门,影响世界。正如羊楼洞茶叶公司的一句宣传语:茶的世界,世界的茶。

真想围坐在古镇茶庄,煮一壶茶,聚三朋四友,品之,谈之。

只酿自己的蜜

前不久参加一次作品座谈会,因为作者一向受圈内外敬重,本地名流基本上到了,一位有才且崇文的领导也到了场。会前闲聊中,有位有声望的文人与领导打招呼,见面就说:“恭喜,又升了。”接着,他又说:“我虽未与您打交过,但听某某、某某说你太实在了!”另一位文友纠正他:“实在就是实在,还加个太干嘛?”这位领导当时谦和地笑而无语。

我相信以文友口才和几十年的阅历,绝对可以把话说得好一点,婉转一些,让人高兴一些,营造出一种轻松愉悦的气氛。可是,那刻我感觉有几分寒气逼人,感到窒息与沉重,难以堪与遗憾。

与文人偶遇,总会有不其然的某种尴尬。久之,我就想:兄弟们,你们为啥不能积点嘴德,少挤兑点人?不要让人觉得你的嘴如蜂一般毒行不行?你不刁钻,人家会说你平庸吗?你不刻薄,会蚀你才华吗?你就不能正常点说话,说几句友善话、老实话?

我了解这种图嘴巴一时快活,不顾对方感受的人,他们在某方面是有一定造诣,而且深受人尊重的,倘若低调些、谦虚些、善良些、诚实些,他们或许各方面都会比现在的境况更好。但事实是,由于自我感觉太好,总是一种居高临下之态,有的人便肆意指点江山,道人短长,甚至不惜挖苦、鄙薄、贬损别人。因而,在他们周围形成一个鸿沟。人们不敢靠近,也怕他们走近自己。

当一个人具备了三分才,又拥有了七分的品,他是值得人仰慕的;当一个人有了七分情,连三分品都不具备,不修善、不积聚,那是非常糟糕的事。你的才情早已让人耳目染,用不着在与人交往时过份表露,更用不着用伤害他人的方式来显示自己;你的才情早已盖住其他,需要彰显的不是才而是善与德;你身上所需要的是另一种光环,人本性的善、谦、诚、和、爱。或者,你无所谓人们对你的评价,但我相信

你把才情化为优美的作品、深邃的思想、令人向往的意境,会对你有益。假如你不想有所改变,那么你专注你所长好了。专心采花酿自己的蜜,不要轻易使用伤人害己的刺。

鄂南山村里有一种“土罐蜂”,以山林的土坑筑巢,酿着纯自然的蜜。人不招惹它时,它会一心一意采花酿蜜,其蜜纯净、营养价值高,食之令人感到无比甘甜。若是遭到人的侵犯,群蜂而起必欲置人于死地。山里人仍然前赴后继,有不少人逞英雄冒死去挖,有蛰伤的,也有蛰残或被蛰死的。当地有句很恰当的话形容此种情形:“大来山人挖土罐蜂,生死要蜜吃!”

倘若一些才华横溢的人,只专注于酿自己的蜜,他会酿出更佳美的作品,人们也非常享受其作品所创造的美。但我也完全相信,慈祥的阳光永远受人拥戴。而一个石头、一个马蜂窝高悬着,是令人惊悚的!



爱之餐

周末,晚饭后送走爸妈和姐弟,把家里清理收拾干净,然后洗漱上床。好累,心却很舒适和温暖!

我其实不喜欢做饭,讨厌油腻腻的东西糊在手上,讨厌油烟呛鼻的味道。但当日子越过越久,当人越来越成熟,当父母越来越老,越发觉得亲情的可贵。总是希望能在有限的生命里多一些奉献,多一些爱意,多一些孝行。隔段时间我都必须亲自下厨,邀请我的家人共享晚餐。近几年来,每一个节日,我总是尽力让爸妈和公婆都一起过,温暖,热闹又踏实。我家姐弟人多,兼顾老少口味,选择荤素搭配。我开过多酒店,厨艺却很糟糕。尽管如此,我还是热衷于亲自下厨给家人做饭,吃起来亲情的味道更浓!

算起来还是中秋节在一起团聚了。这段时间的变故让所有家人心重如铅。当呼吸都痛的时候更加需要彼此的安慰和爱的凝聚。我要尽最大的努力帮助家人尽快恢复心情。

早早起来去菜市场,静心挑选着水果和每一个人爱吃的菜。不用很奢华,适合的口味就是最好的!爸爸喜欢吃牛肉和蹄花,我买了腱子肉小炒带红烧蹄花;妈妈口味清淡,我买了排骨炖藕和一些菌类;姐姐和妹妹不挑剔,我就准备了活鲜鱼和一些时蔬;弟弟好吃辣点的,我

烧了从乡下弄来的土鸭;孩子们一般不吃菜,外面买的点心也没什么特别的,蒸包子吧,尽管满大街都有得买。我拒绝了卖肉师傅要帮我搅碎肉沫的好意,买回上好的五花肉洗净,一点点,一下下手工慢慢剁碎,加入葱花和调料。我尊敬的婆婆帮我揉面,包馅,自己动手做的热乎乎、香香酥酥的包子应该可以媲美酒店的西点们。

爸爸和女婿喝点小酒,姐弟们讨论我哪碗菜咸了,哪碗菜火候过了,孩子们边吃边闹。晚餐就在满屋温馨中用完。然后阖家大小坐一起闲聊,享受最轻松的时刻。平时各有各的家,各忙各的事,难得如此悠闲地坐在一起说说话,交交心。我最爱这样暖暖的场景。所以尽管我讨厌油烟,厨艺糟糕,我依然乐此不彼。每一次花半天的辛苦,每一次我都久久地收获着满满的爱和温情!

一辈子不长,能够享受爱是一种幸福,能够付出爱是一种幸运;一辈子也不短,也许会有很多爱弃你而去,但亲情不会。亲情就是一道家常便饭,平凡而温暖,朴素而亲切!可亲情也需要时时加温和调味,才更融洽和浓烈!今后,我依然会用我糟糕的厨艺和浓浓的爱心邀请我的家人共餐。因为我知道,这是一道幸福又幸运的爱之餐!

以退为进

我有一个忘年之交,她叫蓉。她是正儿八经的武大高材生,美貌自不必说,才气更是了得。我常为拥有这样一位年轻的朋友而得意,不仅是她的秀外慧中让我感动,更是她少年老成的处世哲理让我折服,尤其是她那“以退为进”的豁达态度就让我难以释怀。

前年的一天,我在职校办公室忙得不可开交,忽然,电脑出问题了。我只得打电话向分管计算机的副校长求援,他答应马上派人来维修。一会儿,来了一位黄毛丫头。我没有正眼看她,心中嘀咕:“这领导真是的,叫来一位小姑娘来搪塞我!”来者好像不在乎我对她的冷漠,她淡淡一笑,算是打了招呼,就径直坐到电脑桌前,简单询问了一下,打开电脑,纤纤细手熟练地在键盘上敲击,那声音就像六月的雨点打在地上,也打动了我那冷漠的心,认定她够专业的,我不得不对她刮目相看,这才想起该给她倒杯茶了。等我倒来一杯茶时,她已经站了起来,接过我手中的茶杯,说声“好了!”还是那淡淡的微笑,礼貌地道声“谢谢!”我坐到她刚才的位置上一试电脑,果真好了,比以前更流畅。我感到奇了,这时我开始回头打量她,她个子不高,却十分精神,白净的娃娃

脸上有着小小的酒窝,直挺的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我正想问点别的,她转身就走了。我忍不住再拨通了那领导的电话,问他这是哪里请来的电脑高手?他告诉我,她是武汉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生,是一位刚到学校的资教教师。挂断电话,我不禁感叹,人真是不可貌相。

第二天,我骑着摩托车去上班。快到校时,我看到了一位熟悉的身影,她正向我走来,不错就是她!她也看到我了,我下车打过招呼后,就问她:“学校在北边,你怎么向南走?这不是典型的南辕北辙吗?”她还是那样淡淡一笑,说:“我等公汽。”原来那时小城的公汽,没有停车位,招手即停。如果向前走,车来时也不知道,知道后就晚了;如果站着等倒觉得几分无聊;不如迎着公汽来的方向走!哦,我突然醒悟过来,她的退就是为了进!我说坐我摩托一起去吧,她点点头就上了我的车。

一路上,我们聊得很投缘。谈起她为什么在名校毕业后不去外边淘金而到小山城职校工作的原因,她感触颇多,念了一首哲理诗:“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农民在插秧时,边插边退,每插完一行就得后退一步,但这样的后退,却

是另一种更大的进步。这让我对她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后来的时间里,只要是天晴,我们就约好时间,我带她一起来上班。和她一路走,一路聊,工作上得失荣辱一同分享。有时,她坐在车后,掏出陶笛,吹一首《古道送别》,真让人开心。工作之余,她也喜欢到我办公室坐坐。她的专业知识很扎实,常常在工作上给我以帮助。教学上也是一把好手,深得学生和同事好评。

和蓉同事不久,她参加省招教师的统一考试,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然而,她被安排到乡下一个边远地方的小学工作。我觉得她当个小学教师是屈才了,为她抱不平。前天,她给我发来信息:“我在这里工作生活都很好。我不会因一时的成绩而得意,也不会为暂时的遭遇而垂头丧气!”我顿时觉得蓉就是一块金子,不管在哪里,总会发光!

的确,漫漫人生路,遇到不顺心的事有很多,如果以主观消极的态度来应对,是非常不利的。俗话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就是让你以一种宽容、豁达的态度来为人处世。小不忍一定是懦弱,后退不一定是无能。尊重现实,迂回前进,一定能走入一片灿烂的天空。